

書

作者：梁實秋

從前的人喜歡誇耀門第，縱不必家世顯貴，至少也要是書香人家才能算是相當的門望。書而曰香，蓋亦有說。從前的書，所用紙張不外毛邊連史〔註一〕之類，加上松煙油墨，天長日久密不通風自然生出一股氣味，似沈檀非沈檀，更不是桂馥蘭薰，並不沁人脾胃，亦不特別觸鼻，無以名之之曰書香。書齋門窗緊閉，乍一進去，書香特別濃，以後也就不大覺得。現代的西裝書，紙墨不同，好像有一股煤油味，不好說是書香了。

不管香不香，開卷總是有益。所以世界上有那麼多有書癖的人，讀書種子是不會斷絕的。買書就是一樂，舊日北平琉璃廠隆福寺街的書肆最是誘人，你邁進門去向櫃檯上的夥計點點頭便直趨後堂，掌櫃的出門迎客，分賓主落座，慢慢的談生意。不要小覷那位書賈，關於目錄版本之學他可能比你精。蒐訪圖書的任務，他代你負擔，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數，一有所獲立刻專人把樣函送到府上，合意留下翻看，不合意他拿走，和和氣氣。書價麼，過節再說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一個讀書人很難不染上「書淫」的毛病，等到四面卷軸盈滿，連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勻讓出來，那時候便可以顧盼自雄，酸溜溜的自嘆「丈夫擁書萬捲，何假南面百城？」現代我們買書比較方便，但是蒐訪的樂趣，蒐訪而偶有所獲的快感，都相當的減少了。擠在書肆裏瀏覽圖書，本來應該是像牛吃嫩草，不慌不忙的，可是若有店夥眼睛緊釘著你，生怕你是一名雅賊，你也就不會怎樣的從容，還是早些離開這是非之地好些。更有些書不裁毛邊，乾脆拒絕翻閱。

「郝隆七月七日，出日中仰臥，人問其故，曰：『我曬書』」。〔見《世說新語》〕郝先生滿腹詩書，曬書和日光浴不妨同時舉行。恐怕那時候的書在數量上也比較少，可以裝進肚裏去。司馬溫公也是很愛惜書的，他告誡兒子說：「吾每歲以上伏〔註二〕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朗日，即淨几案於當日所，側群書其上以曬其腦。所以年月雖深，從不損動。」書腦即是書的裝訂之處，翻葉之處則曰書口。司馬溫公看書也有考究，他說：「至於啓卷，必先几案潔淨，藉以茵褥，然後端坐看之。或欲行看，即承以方版，未曾敢空手捧之，非惟手污漬及，亦慮觸動其腦。每至看竟一版，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，隨覆以次指面，撚而夾過，故得不至揉熟其紙。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，甚非吾意」〔見《宋稗類鈔》〔註三〕〕。我們如今的圖書不這樣名貴，並且裝訂技術進步，不像宋朝的「蝴蝶裝」那樣的嬌嫩，但是讀書人通常還是愛惜他的書，新書到手先裹上一個包皮，要曬，要揩，要保管。我也看見過名副其實的收藏家，愛書愛到根本不去讀他的程度，中國書則錦函牙籤，外國書則皮面金字，皮置櫃櫥，滿室琳瑯，真好像是娜嬛福地〔註四〕，書變成了陳設、古董。

有人說「借書一癡，還書一癡」。有人分得更細：「借書一癡，惜書二癡，索書三癡，還書四癡」。大概都是有感於書之有借無還。書也應該深藏若虛，不可慢藏誨盜。最可惱的是全書一套借去一本，久假不歸，全書成了殘本。明人謝肇淛編《五雜俎》〔註五〕，記載一位「虞參政藏書數萬卷，貯之一樓，在池中央，

小木爲杓，夜則去之。榜其門曰：『樓不延客，書不借人。』」這倒是好辦法，可惜一般人難得有此設備。

讀書樂，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往廢寢忘食。但是也有人一看見書就哈欠連連，以看書爲最好的治療失眠的方法。黃庭堅說：「人不讀書，則塵俗生其間，照鏡則面目可憎，對人則語言無味」。這也要看所讀的是些什麼書。如果讀的盡是一些猥屑的東西，其人如何能有書卷氣之可言？宋真宗皇帝的勸學文，實在令人難以入耳：「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鐘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。出門莫恨無人隨，書中出馬多如簇；娶妻未恨無良媒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；男兒欲逐平生志，六經勤向窗前讀」。不過是把書當做敲門磚以逐平生之志，勤誼六經，考場求售而已。十載寒窗，其中只是苦，而且吃盡苦中苦，未必就能進入佳境。倒是英國十九世紀的羅斯金，在他的《芝麻與白百合》第一講裏，勸人讀書尚友古人，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。古聖先賢，成群的名世的作家，一年四季的排起隊來立在書架上等候你來點喚，呼之即來揮之即去。行吟澤畔的屈大夫，一邀就到；飯穎山頭〔註六〕的李白杜甫也會連袂而來；想看外國戲，環球劇院的拿手好戲都隨時承接堂會；亞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遙廊下的講詞對你重述一遍。這真是讀書樂。

我們國內某一處的人最好賭博，所以諱言書，因爲書與輸同音，讀書曰讀勝。基於同一理由，許多地方的賭桌旁邊忌人在身後讀書。人生如博弈，全副精神去應付，還未必能操勝算。如果沾染上書癖，勢必呆頭呆頭，變成書獃，這樣的人在人生的戰場之上怎能不大敗虧輸？所以我們要鑽書窟，也還要從書窟裏鑽出來。朱晦庵有句：「書冊埋頭何日了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」〔註七〕。是見道語，也是老實話。

（摘自《雅舍小品續集》，正中書局，1985年）

〔註一〕毛邊連史 用竹料製成的紙張，適宜毛筆書寫。毛邊：紙質細嫩，微帶蛋黃色，面平滑。連史：紙色較白，不易變色、變質，多使用於貴重的書籍、碑帖、信箋、書畫、扇料等。

〔註二〕上伏 又稱初伏、頭伏，三伏之一。自入初伏到出伏約在陽曆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，正是夏季最炎熱的一段時間。

〔註三〕宋稗類鈔 清朝潘永因所編，分類纂輯宋代詩話筆記。

〔註四〕瑯嬛福地 神話傳說中天帝藏書之地。瑯嬛，或作瑯嬛、琅嬛。伊世珍《瑯嬛記》：「張華遊於洞宮，遇一人引至一處，別是天地，每室各有奇書。華麗觀諸室書，皆漢以前事，多所未聞者。如三墳、九丘、檮杌、春秋，亦皆在焉。問其地，曰：『瑯嬛福地也』。」

〔註五〕謝肇淛編《五雜俎》 謝肇淛字在杭，福建長樂人，明代萬曆年間進士。《五雜俎》內容主要記述地方風物掌故。

〔註六〕飯穎山頭 唐代長安山名，傳說李白和杜甫曾於此山相逢。唐朝孟棻《本事詩·高逸第三》引李白戲杜甫：「飯穎山頭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。借問何來太瘦生？總爲從前作詩苦。」此詩應屬僞託。

〔註七〕書冊埋頭何日了，不如拋卻去尋春 朱熹〈出山道中口占〉「川原紅綠一時新，暮雨朝晴更可人。書冊埋頭無了日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。」

導讀：

梁實秋〔一九〇二～一九八七年〕，浙江人，生於北京，曾留學美國，回國後先任教東南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，一九四八年到台灣，在台灣師範大學擔任教授、系主任、院長等職。曾與胡適之、徐志摩等人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任總編輯，期間與左翼作家大打筆戰，轟動文壇。先後創辦《自由評論》，主編《世界日報》及《北京晨報》副刊。作品包括《雅舍小品》、《槐園夢境》、《秋室雜憶》等散文、文藝批評、現為等十數冊。並翻譯《莎士比亞全集》，成為五〇年代學界文壇一大盛事。

梁實秋博學多聞，洞悉人間世故，下筆幽默風趣，用字平實典雅，充分展現他安適自在的人生觀。其作品取材大都為日常生活。平凡中的小事、小物，在他的筆下，呈現出無比的趣味，令人讀來忍不住發出會心一笑。本文由書的材質油墨，一路鋪陳到書香、曬書、借書、看書，層層推進，文白夾雜，旁徵博引。全文共分為七段，一開頭，作者點出「書香」是古代書香人家誇耀門第的工具，接著指出買書的快樂，『丈夫擁書萬捲，何假南面百城？』，作者諷刺擁有萬卷書而滿足，對於功名已無所求「書癡」的模樣，令人發噱。談到借書，作者指出新書到手先裹上一個包皮，要曬、要揩，要保管，有趣的是，愛書惜書到根本不去讀它的程度。作者談到借書，最怕是有借無還，『最可惱的是全書一套借去，久假不歸，全書成了殘本。』用字行文饒富趣味。作者寫讀書樂，批評宋真宗勸學文，將書當做進士的敲門磚，難以入耳；但對英國各作家羅斯金勸人讀書與古人為友的論點大表欣賞，本段擬人化的寫作十分生動活潑。最後作者以朱熹的〈出山道中口占〉名詩『川原紅綠一時新，暮雨朝晴更可人。書冊埋頭無了日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』，來提醒讀者無論如何愛書，都不要變成書呆子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作者認為讀書很快樂，你以為呢？
2. 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』，你贊成這種看法嗎？
3. 梁實秋的《雅舍小品》、《雅舍小品續集》為近代小品文的經典，作者幽默睿智的生活態度與明暢雅潔的文筆，值得去細細品嚐。